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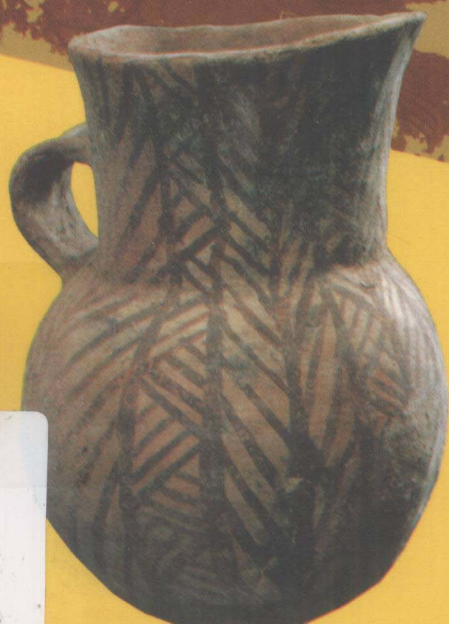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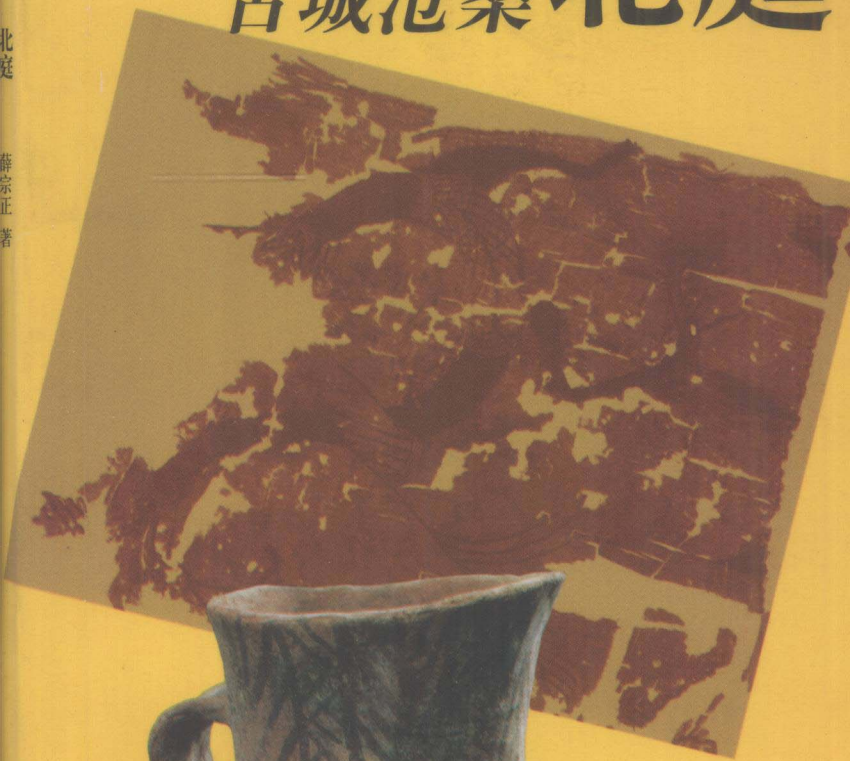
西域史话

古城沧桑 北庭

古城沧桑

北庭

薛宗正 著



薛宗正 著

西域史话

古城沧桑 北庭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薛宗正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古城沧桑——北庭/薛宗正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 1

(西域史话)

ISBN 7 - 222 - 03597 - 4

I . 古... II . 薛... III . 北庭都护府—地方史
IV . 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5295 号

责任编辑 乔 枫

封面设计 鞠洪深

责任印制 洪中丽

责任校对 王晓涛

西域史话
古城沧桑——北庭
薛宗正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375 字数: 70 千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ISBN 7 - 222 - 03597 - 4

定价: 8.50 元

目 录

- 一 北庭的历史前奏/1
 - 人兽洪荒与深山圣殿/2
 - 山北六国与车师/7
 - 车师屯田与西域归汉/11
 - 天山北麓最早的汉城/15
 - 草原巨变与可汗浮图城/18
- 二 从庭州到北庭/24
 - 移民实边与庭州创置/24
 - 天山北麓最早的大唐军府/29
 - 北庭都护府与北庭大都护府/33
 - 北庭、伊西节度使/35
 - 金山地区隶属北庭/38
- 三 北庭的辉煌与陨落/42
 - 北庭军府的二重体制/42
 - 天山北麓的交通中枢/51
 - 诗人岑参的北庭情结/56
 - 唐朝中兴与北庭陨落/62
 - 汉人、粟特人与牧区突厥人/65
- 四 北庭——别失八里/72
 - 王延德造访回鹘夏都/72
 - 别失八里的佛教/76
 - 羽衣道士的深深足迹/79
 - 蒙元时期的别失八里/84
 - 北庭畏兀儿与元代文化/88
- 五 北庭余韵/92
 - 北庭佛教衰亡与别失八里废弃/92
 - 乌鲁木齐地名浮出水面/95

一 北庭的历史前奏

当你漫步在乌鲁木齐市或者昌吉回族自治州的任何地方，都会发现与北庭有联系的名称，诸如北庭宾馆、北庭酒家、北庭特曲等。“北庭”既是一个久已消失的历史名词，又是一个闪耀着历史骄傲的现实存在。其实，北庭是一个从皇皇大唐到赫赫蒙元时期时的军府名称，唐朝设有北庭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北庭节度府，元朝又建置了北庭都护府、北庭都元帅府。北庭的历史基本上反映了天山北麓东段各族人民的历史，汉人早就来到这一地区，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由多民族活动共同构成的新疆古史中一个璀璨的亮点。

头戴雪冠的巍巍天山，像一条亘古醉卧的长龙，自东而西，将新疆大地切为具有不同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南北两域。天山南麓是由被时断时续的戈壁、沙漠所隔离的大小绿洲组成，形成无数定居的大小城邦；天山北麓则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既是游牧族群的天然牧场，又是宜于耕作的肥沃田畴。以大唐北庭出现于史册为界碑，天山北麓经历了由牧地化耕畴，又由耕畴化牧地，再由牧地化耕畴的复杂历史演变。

作为历史概念的大唐北庭内涵始终与天山北麓密不可分，而其外延却有所伸缩。其最大的管辖区曾及于天山北麓全境，乃至葱岭以西、金山以南的广大地区，而其基本地域则主要是郡县化的天山北麓东段，与日本学者松田寿男等人所说的“东部天山”相重合；与清代的乌鲁木齐地区或镇西府加迪化州的地界，以及今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所属昌吉回族自治州加乌鲁木齐市的地域相比类。区别仅在于政治中心已发生了历史性的转移。确切地说，唐北庭故境所涵盖的基本地域始终是天山北麓东段，即蒲海与里移德建河之间。东连具有海市蜃楼自然奇观的蒲类海，即今巴里坤湖；西连宽阔的里移得建河，即今玛纳斯河，至通向伊犁草原的天险果子沟。北庭故境的千年沧桑，留下了天山北麓一连串的古老记忆：迷蒙、辉煌与巨变。

人兽洪荒与深山圣殿

洪荒时期本是一个人兽共存的野生世界。对于这种生态环境，现代人类很难想象，但却被凿刻在天山北麓深山崖壁上的岩画中保存着生动真实的记录。

天山北麓东段的岩画现已发现多处。自东向西依次分布于今巴里坤境内的冰沟、塔勒德巴斯陶、八墙子、石人子乡、兰州湾子、大黑沟、阔克伽尔，伊吾县的阔如勒、伊吾镇、大白杨沟，木垒县的芦塘沟、鸡心梁、旱沟、东地、水磨沟，吉木萨尔县的松树沟，米泉县的独山子，阜康市的三工河、吉沿坚，昌吉市的阿什里，呼图壁县的阔克霍拉、康家石门子，玛纳斯县的沙拉乔克、苏鲁萨依等地。见于岩画的野生动物种类有羊、野马、野牛、野鹿、野骆驼、熊、狼、狐狸、蛇、新疆虎、鹰和狗，几乎食草、食肉、爬行、飞禽类动物无所不有。其中除狗以外，其余动物几乎都是野生的，其中尤以羊的种类最多，有北山羊、盘羊、羚羊等。狗的出现说明人类已开始狩猎活动，早期岩画多为步猎，或者说是步众围猎，至少到了金石并用时期才有骑猎的画面。奇特的是除骑马以外，还有骑羊狩猎的场面。其中巴里坤八墙子岩画似乎时间延续最长，画面多，且有文



巴里坤八墙子岩画 刘玉生 摄

化重叠现象，兰州湾子岩画内容也很丰富，其中狩猎画已开始与野生动物画平分秋色，昭示其时代稍晚。八墙子岩画位于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城东北 38 千米的八墙子村附近。岩刻分布在三处不高的山顶岩石上。一处画面满布动物 42 个，有山羊、盘羊、羚羊、狼、马鹿等；一处内容多为群体动物画面；一处有岩刻近百幅，数量较多，内容丰富，可分为动物、狩猎、骑者、刻画符号等。动物图像中群体画面占绝大多数，有食草、食肉、爬行、飞禽类动物，画面丰富生动。骑者的画面，坐骑刻画精细，比例匀称，并有马饰或骑者的多种装饰。这些岩画，有明显的图像间的相互重叠，岩晒程度及岩污状况均清晰可辨。

根据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为数不多。大多数石器都是与金属器相伴生，属于金石并用时期。在所出土的石器中，包括燧石或砂质板岩、石英

岩等石料打制或磨制的割刮器、刮削器、石镞、石片、石核、石锤、石斧、石杵、石臼、石环等，与之伴生的陶器大都是红褐色的夹砂陶或以红褐为基色的彩陶，基本上都是罐类。其中柴窝堡的细石器非常典型。这些遗址普遍存在的一种最具特色的器型是一种石球，似乎是一种步阵围猎工具。每个石球上都绑上革索，步猎人群手持革索，投掷石球，利用石球的滚动作用，形成围猎的方阵或圆阵，将猎物围困在以石球为支柱的革索阵



柴窝堡新石器 刘玉生 摄

中，步猎者才可从容地用弓箭或刀矛射取猎物。这是一种原始公社时代的狩猎方式，属于天山北麓东段原始居民独特的创造。吉木萨尔县后堡子大河坝古墓地 and 木垒县四道沟彩绘狩猎纹木棺墓的发现似乎同这种石球狩猎文化存在着某种关联。其中木垒四道沟遗址位于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东城乡四道沟。遗址分为早晚两期，早期距今约3 000年，晚期距今约2 400年，相当于西周一战国时期。有灰坑、灶址和柱洞等人类居住遗迹。其彩绘木

棺墓尤为典型。这是一座方形竖穴墓，棺底、棺盖用长方形框做成，六块刨光板，同棺底、棺盖组成一个完整的木棺，彩绘狩猎图即绘在刨光板上。画面原始粗犷，类似岩画。绘有男女人物、奔跑的大角羊、鹿等动物，还有一个类似穹庐的圆顶帐篷。出土有石器、铜器、陶器及骨器。石器大多是磨制品，有石锄、石纺轮、磨谷器、石杵等，铜器有铜刀、铜笄、铜饰件，木制箭镞，骨器有骨针、骨梳。早期陶器的陶质多为夹砂细陶，陶



木垒四道沟石器 刘玉生 摄

色多为赭色和赭红色，晚期陶器的陶质多为夹砂粗陶，陶色多褐色或褐红色。铜器的冶炼技术已较高，骨器做工精细，反映了这一地区金石并用时期的居民的原始生活方式。吉木萨尔县大龙口东台子古墓地，从出土文物考证，可能是古塞种人的墓群。从一座塌陷了的墓穴中清理出一具完整的尸体骨骼，还有铜器、铁剑、头盔金质碎片、马叉、口铁、金环、玛瑙等物。

在人兽共存的洪荒时代，人类自身再生产就成为群体力量的显现与争取生存空间的优势所在，由此滋生了生殖崇拜的观念，男根尤为这一崇拜的核心。在今昌吉州境内发现了不少象征男根的石器。这些石器根本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但却是一种精心磨制出来的圣物，被称为石祖。生殖崇拜还体现在岩画图像上。这类岩画中尤以康家石门子岩画为其典型代表。这里，山形奇特，一座迎面而立的雄伟赭色巨壁，宛若人工凿成，周围绿草



康家石门子崖壁 刘玉生 摄

如茵，泉水涌流，林海蓊郁；自然环境充满了庄严、神秘的氛围，在古代显然是一座圣山。岩画凿刻在此山西北侧的峭壁上，人像有男有女，或站或卧，或衣或裸，形象十分逼真。考古学家王炳华最先解读了这些岩画的文化蕴涵。其表现生殖崇拜的浓郁，不仅超过了前述任何一幅岩画，而且在国内也是绝无仅有的。

山北六国与车师

蒲类海也许是中原的华夏人最早了解的西域古地名之一。所指即今充满梦幻色彩的巴里坤湖，汉语古音读为 pali，而波斯语中有 pari 一词，与此音相近，意为仙女、美丽。则蒲类海的塞语本意似为美丽的湖、仙女湖，由此海得名的蒲类人应是天山北麓东段最早的居民之一。《后汉书·西域传》中明确记载，蒲类，本是一个大国，匈奴统治西域期间，蒲类王得罪了单于，单于将蒲类人6 000余口，强令迁徙到匈奴西部名为阿恶的地方，另建阿恶国，蒲类余众逃亡到荒山深谷，成为小国。《汉书·西域传》记：“蒲类国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长安三千三百六十里，户三百二十五，口三千三十二，胜兵七百九十九人，西南至都护治所三百八十七里。”“蒲类后国，去长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户百，口千七人，胜兵三百三十八人。”

蒲类、卑陆之西，依次为郁立师、东西且弥与乌贪訾离的分布范围。治于内咄谷的郁立师国应在今阜康境内，其西的东西且弥，实际上都是由且弥部落分置而成，而且弥，古音应读为 Kami 或 Gami，从族名上判断，应当是月氏部落之一，亦即后世突厥化的处密部落。其分布范围大体在今阜康、米泉、乌鲁木齐、昌吉到呼图壁之间，直到唐朝时期的处密部落仍然在这一地域活动，是天山北麓另一较大部落，势力与蒲类相匹敌，远远强于郁立师部，有可能就是创作康家石门子岩画的族群。其西北还有乌贪訾离国，《汉书·西域传》记，此国治于娄谷，南与且弥，西与乌孙接，其位置应在今玛纳斯河西，岑仲勉认为唐代的乌宰守捉就是乌贪訾离的遗音。

车师的崛起根本改变了天山北麓的传统政治格局。不久山北六国改称为车师六国，后来六国都已不复存在，相继并入车师后部，或为其属邦、属部。车师初译姑师，并非天山北麓的土著部落，而是受迫于匈奴，由罗布泊水域北徙、定居天山南北。其族名也随之改译为车师。汉武帝元封二年（前 107）冬十二月至元封三年（前 108）正月间派遣名将赵破奴、王恢率兵攻破车师，迫使这一族群举众北徙至吐鲁番绿洲及天山北麓的吉木萨尔一带，并分化为车师前部与车师后部两支，前部定居在吐鲁番盆地，后部别迁天山北麓。这场战役之后汉朝的烽燧亭障已向西推进到了玉门关。至汉宣帝时，郑吉在车师的经营又取得了重大成果，连破车师，汉军在车师前部所在的吐鲁番地区，经营屯田，而将车师后部及其毗邻的蒲类、卑陆、郁立师、东西且弥等部落，分置为“山北六国”。分化后的车师前部主要居住于吐鲁番盆地，经营定居生活，建都交河城。徙居天山北麓的车师后部，则建牙帐于务涂谷，仍然保持着逐水草的游牧生活，成为“山北六国”的盟主。

车师后部是一个游牧部族政权，不像天山南麓城邦诸国有固定的都城，而是同原先游牧于这一地区的蒲类、且弥诸部一样，在山谷间建置牙帐，其大牙帐设在务涂谷。务涂复原上古音值为 *vitak*，具有弓的涵意，说明务涂谷的原意就是弓形的山谷。吉木萨尔县泉子街乡东南恰有一地名为吾唐沟，即古务涂谷之古遗音。这条沟位于白杨河之西，牛圈子沟之东，沟水从山中流出经泉子街红光牧场场部北的 2 000 米处三岔分流，向北注入韩家庄，沟的形状如弓。作为车师后部牙庭的务涂谷在西汉时代仅仅是冬牧场所在的一座山谷，并无城堡，到了东汉时期才逐渐兴起了城堡。

阿拉沟和鱼儿沟的墓葬群都位于今乌鲁木齐南山，

通往吐鲁番绿洲的山间路口上，也应属于车师人的活动范围。其中最早的墓葬似为位于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阿拉沟河南岸的阿拉沟东风机器厂墓葬，此处墓地东西长500米，南北宽100米，呈链式排列。墓葬封堆为圆形或方形石堆，室多为椭圆形竖穴石室，以卵石砌成。以丛葬为主，也有单人葬，在少数封堆中发现人骨及随葬品。葬式有合葬及二次合葬等形式。合葬墓中有男有女，年龄差别较大。随葬品中陶器数量最多，还有木器、铜、骨器、铁器等，特色尚不算明显。鱼儿沟木棺墓的发掘及其出土物更加引人注目。那里的墓室都是长方形竖穴，东西向。室内填石积沙，沙石下面是以圆形杉木纵横叠置而成的木椁，每座墓埋葬1~2人，随葬品有陶器、金器、漆器、丝织物、货贝、银钱、珍珠、铁器、骨器等，出土的金饰物中有许多是独具特色的野兽纹、兽面纹金饰牌，至少已是西汉时期的产物。其中发掘工作进行最为充分的是位于南山矿区阿拉沟谷左岸，与鱼儿沟交界的百余处墓葬，通常说的阿拉沟墓葬主要指的就是这一



阿拉沟彩陶罐 祁小山 摄

地点。特点都是石室竖穴，早期石室以鹅卵石砌成，上有盖，实行群葬，每个墓穴的人骨从数具、十数具至数

十具不等，重重叠压，多至三四层。葬式为仰身直肢，多见肢体不全，头骨和肢骨上有刀砍的痕迹。随葬品有陶盆、陶钵、陶罐、陶壶、小陶杯、陶豆等，彩陶居多数，纹饰多为三角形和涡形。此外还有木盘、木盆、木钩、木杯，石杵、石锥、砺石。晚期墓中还发现了海贝、小铁刀、一件由内地输入的凤鸟纹丝绣。墓主长发梳辮，上罩丝质网状发套，身穿各色毛织物或毛衣。中期墓上有残存的石封堆，四周有石块砌起的墙垣。墓室为长方形竖穴，东西向，规模比较大。墓室底部为木椁，椁室以纵横叠置的圆形松木构成。尸体置椁内，大多为二人合葬。



阿拉沟出土的战国丝绣 祁小山 摄

远在汉通西域之前的许多年，内地与西域之间早已通过玉贝交换建立起密切的经济联系。例如，殷墟妇好墓中就出土了产自于阗的玉，而巴里坤也出土了产自东海的环形贝。这种联系的进一步加深，必然导致东西政治上的凝合，西域归汉已成为历史发展的

必然。

车师屯田与西域归汉

在西域归汉之前，匈奴曾经是漠北、西域的共同霸主，其最高首领称单于，冒顿单于是这一政治联盟的创始者。他用一种能发出声音的响箭——鸣镝训练部众，鸣镝所射，万箭齐发，先是射死了他的亲生父亲头曼单于，理所当然地继承了君位。东灭东胡，西北灭月氏，将战败的月氏王头骨做成酒器，迫使月氏举族西迁中亚内陆腹地，一统大漠南北，南犯汉边。汉高祖亲率 40 万大军北征，被包围在平城，让这位西汉开国皇帝真正尝到了“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酸楚。汉朝被迫以岁贡金、帛、美女为条件，议和退兵。自高祖、吕后，及汉初诸帝都奉行这种屈辱的政策，导致美丽的华夏丝绸滚滚流入漠北，匈奴更加强大起来。至老上单于继位，又于汉文帝四年（前 176）派遣麾下右贤王统兵远征，将广大西域地区也置于匈奴游牧奴隶主政权统治之下，派日逐王总领西域事务，中心在焉耆、危须、尉犁之间，即大体在今库尔勒相对应的天山北麓，约在今玛纳斯一带。匈奴派遣名为“僮仆都尉”的监国使者分驻各属国，僮仆是奴隶的意思，僮仆都尉意即管理奴隶的官员，这意味着西域各族人民在匈奴人眼里都是奴隶。进而垄断了丝绸之路，切断了西域各国与中原传统的政治、经济联系，形成了对汉朝的半月形战略包围圈，和平的白鸽再也不敢在长城内外、流沙东西之间自由地飞翔了。匈奴的残暴统治不仅是西域各族人民的桎梏，而且是对汉朝的实质性威胁。而粉碎这种桎梏与威胁就成为汉朝与西域各族人民的共同要求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进入汉武帝时期，汉朝开始对匈奴发动了全面的反击，西域成为汉匈战争的重要战场。这时，车师人已独雄东部天山。车师前部成为吐鲁番绿洲的主人，控制着丝路中道的咽喉；车师后部则成为天山北麓的盟主，“山北六国”改称为“车师六国”正反映了这一历史变化。车师曾于匈奴全盛时期为其羽翼。而随着霍去病攻夺河西走廊，创置敦煌等四郡，随着贰师将军李广利征大宛的辉煌胜利，汉朝的军事力量开始显现于西域，逐步控制了通过楼兰、婼羌而达于阗的丝路南道，进而与匈奴争夺丝路中道与北道的控制权。车师遂成为汉与匈奴激烈争夺的主要对象。仅在汉武帝至汉宣帝时期，就发生了“五争车师”的战斗，西域归汉就是这一斗争的历史结果。

西域归汉是一曲英雄主义的壮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了浞野侯赵破奴、常惠、郑吉等许多怒目横槊、摧敌攻坚的汉朝猛士。其中尤以西汉宣帝时期的郑吉和东汉时期的耿恭所建功勋最为可歌可泣。

郑吉，是一位由经营屯田而建功西域的将军。会稽（今浙江绍兴）人，饶有古越人的勇悍遗风，凭战功一步步从士卒升为郎将。宣帝时受命率士卒屯田渠犂，蓄积粮谷，由经营屯田而建功西域。凭此强大的物质后盾，广泛交结西域诸国，扩大汉朝的政治影响。地节二年（前68）匈奴壶衍鞬单于死，其弟左贤王被立为虚闾权渠单于。郑吉捕捉这一有利时机，联兵西域校尉司马熹，猛攻车师前部，攻破交河城，车师前部王退避到交河北的石城。入秋，汉军又攻石城，车师前王穷蹙降汉。汉军开始移兵屯驻，且耕且战，从而根本改变了此前进驻西域的汉军一味依靠内地运送军粮的被动局面。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匈奴发动了强大反攻，派遣左右奥鞬王各六千骑及左右大将进攻业已降汉的车师，

郑吉率领渠犁田卒往救，一度被围，长罗侯常惠率张掖、酒泉骑兵前来驰救，击退匈奴，护送郑吉屯田兵一千余众返还渠犁。车师部众也一起随迁到焉耆，立车师太子军宿为王，留给匈奴的仅是一片荒芜的空地。元康四年（前 62）车师王乌贵不服汉朝号令，逃亡乌孙，郑吉遣使追缉，被乌孙昆弥缚送长安。郑吉在西域的政治威信进一步提高，被汉朝晋升为卫司马，兼任“使护鄯善以西南道使者”，这一职务实际上就是西域都护的前身。神爵年间（前 61 ~ 前 58）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王先贤掸失势，遣使郑吉，要求降汉。郑吉立即果断地率领所部屯田汉军，并发龟兹等西域诸国兵五万人前往迎接，护送这批匈奴降部到达安置地河曲。一路重兵严防，下令严缉逃亡者，捕获者皆斩，日逐王遂安全入汉。他本人亲自陪同日逐王入长安，谒见天子，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成为汉与匈奴全面开战以来空前的盛事。日逐王的降汉标志着匈奴的势力开始全面退出西域。僮仆都尉的罢废发生于神爵二年（前 60）。神爵三年（前 59）乌垒城（今轮台县策云乡）外汉军荷戈列阵，钲鼓齐鸣，军门前树起大纛，郑吉全身戎装，持节杖，佩虎符，就职西域都护。迄今流行的说法都是神爵二年（前 60）是汉置西域都护府之年。其实，据考证，此年仅为日逐王降汉之年，西域都护府创置时已是次年，即神爵三年。郑吉通知西域诸国尽弃匈奴符契，改换汉朝印绶，颁行汉朝历法，代朝廷授诸国王汉朝封号，西域都护府正式成立。“都”有“总”的涵意，“护”为“保护”之意，合为“总保护者”。汉朝实行以粮食计算的年俸制度，都护官品同于郡太守，年俸二千石，是主管西域的最高官员。西域都护府是中原王朝在西域创立的第一个高级军政建置，代表着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政治主权。